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中译本中的“假象等值”现象探析

郝文荣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福建 泉州)

摘要：研究探讨了海明威短篇小说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三个中译本：杨仁敬（1980）、曹庸（2004）、王月瑞（2007）译本中的“假象等值”现象。研究发现：三个译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假象等值”，并尝试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不同层面进行了例证探析，对三个译本进行对比、评价。并指出，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中的应用有利于识别、减少和避免“假象等值”的产生。

关键词：假象等值； A Clean, Well - Lighted Place ； 小说翻译； 文学文体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A Study of Deceptive Equivalence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Abstract: It studies the deceptive equivalence in 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American short story A Clean, Well - Lighted Place by Ernest Hemingway, and three Chinese versions Yang Renjing(1980), Cao Yong(2004), Wang Yuerui(2007) are explore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deceptive equivalence exist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these three Chinese versions including lexical level, semantic level and passage level. And many problems in fictional translation including deceptive equivalence could possibly be solved by stylistic application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deceptive equivalence A Clean, Well - Lighted Place fictional transl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一、引言

A Clean, Well - Lighted Place 是海明威的一部短篇小说，1933 年初次发表在 Scribner's Magazine 上，同年也被收录到 Winner Take Nothing 合集里。故事发生在午夜，在一间干净、明亮的咖啡馆里，除了两个侍者，唯一的顾客是位每晚来店里买醉，企图自杀却被救下的聋老人。故事围绕年轻和年长侍者的对话展开，他们二人对待老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小说中，冰山原则运用的出神入化，语言看似平淡无味，其实背后蕴含着深厚的韵味，典型的海明威体，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几个中译本也是广为流传：杨仁敬、曹庸、王月瑞译本等。无论是国内外，都掀起了研究热潮，但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假象等值即译文与原文看上去大致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较远。”（申丹，2002： 11）早在 1995 年，申丹就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中提到“假象等值”的概念，并指出：小说翻译在小说事实和叙事话语层面存在着假象等值，

然而，在实际情况中，这两个层面可能存在着模棱两可或交叉等问题，但在实际分析中应具体明晰化。（申丹，1995： 91）本研究尝试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层面探讨杨仁敬（1980）、曹庸（2004）、王月瑞（2007）三个中译本中的假象等值现象，以更好的识别、减少和避免它的产生。

二、词汇层面的假象等值

该小说是典型的海明威式小说，口语体贯穿全局，语言凝练，多为简单词汇，但是冰山下的含义值得我们去挖掘。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的变异。英语中夹杂着西班牙语是小说的一大亮点。

（一）“概念上的偏离”常规化造成的假象等值

申丹（2002： 12）将原文中的偏离界定为“概念上的偏离”，即偏离人们对常规事物的看法。并指出，在构建文学中的虚构世界时，作者常常通过各种概念上的偏离来表达或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为了加强主题意义，小说在英语中掺杂部分西班牙语。那么，三译本是如何处理的呢？

译本	杨（1980）	曹（2004）	王（2007）
处理	直接译为汉语，未采取其他措施。	采用不同的字体排版，并用脚注的形式指明原文是西班牙语。	直接译为汉语，未采取其他措施。

故事发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个咖啡馆，西班牙同样是一战的参与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都遭受了极大的创伤，这些和主题的塑造都是有极大关联的。此外，海明威对西班牙语有着独特的感情，这与他的西班牙经历有关。曹译本在西班牙语处采用了不同的字体排版，并用脚注的形式指明原文是西班牙语。而杨、王译本都未提及原文中存在着西班牙语的事实，虽然把原文的内容翻译成了汉语，看似等值，这种常规化实则伤害了原文的主题意义，是“假象等值”，因为作者展现这些内容的形式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实现的。译者如果不加处理，很

难让中国读者联系到海明威自身的经历、写作风格，最主要的也许是影响了作者冰山下对小说主题的呼应吧，这对外国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是一个损失。

（二）内容层面宽泛意义的假象等值

海明威一贯坚持冰山理论来写作，该短篇小说也不例外，字里行间似乎都隐藏着不能说的秘密。同样，他曾作为记者的经历也使得他的文字非常凝练。

试看下列：

原文	译本及译文		
“Who cut him down?” “His niece.” “Why did they do it?”	杨	曹	王
	“谁把他救下来的?”	“谁把他放下来的?”	“谁救下他的?”
	“他侄女。”	“他侄女。”	“他的侄女。”
	“他们干吗这样做?”	“干嘛要把他放下来?”	“他们为什么救他?”

表面来看，该部分就是简单的讨论老人上吊自杀被救下的情况，似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三译本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Why did they do it?” 一句中

的“they”预设了说话的侍者知道老人的侄女不是一个人住，而是和别人一起住，否则他就会用“she”了吧？通过“they”预设的信息，我们获得一个新的信息，那就是提问的侍者绝不像

文章开头写道的仅仅知道老人是一个有钱的顾客这么少的信息，答案是他们知道的更多。而这能为大家理清一直以来的对话中人物身份和对老人的信息知晓度的争论提供一些线索。

杨、王译本差别不大，而曹译本并未译出这一点，而是转换了一种说法，并未提到原文中的“they”，也许认为这样的汉语更为简略，而对原文的内容似乎没有任何损害，但至少他认为该信息是不重要的，这就是宽泛意义的“假象等值”。“不光同样的内容，不同的表达形式是变量，就连内容或虚构事实也是变量。因此在内容这一层次，可以出现一种较为宽泛意义上的假象等值。”（申丹，2002：11-12）曹译本从表面看似传达了他认为的原作者本想表达的东西，那就是其中一个侍者问老人上吊的时候，家人为什么救他下来的原因，也许还考虑到了汉语的简练性，因此，做了似乎更合情理的更改或省译。然而，自认为合理的更改实则伤害了原文的内容。因此，除了形式方面的考量，内容也应该成为译者考量的重要因素，而内容方面

往往是译者最容易忽略的。小说中的事实并不像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译者要活在小说事实里，不能被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所影响，造成内容的传达都造成问题，遗失掉主题意义或美学价值。

词汇层面，译者应注意词汇的文体功能、作者的选词、用语等语言特色以及文体风格，如海明威、福克纳这类写作风格鲜明的大家。注意偏离常规的表达，不要进行常规化或想当然的变动；注意内容和表达形式层面的传达，避免内容层面宽泛的假象等值；提高文体意识，注意词汇的文体功能，减少假象等值的发生。

三、句法层面的假象等值

小说以简单句为主，句式非常简单，但也偶有长句，但即使偶有长句，也是由简单的短句组成，对话偏多。抓住这一点，有利于译者传递原文的文体风格。从这个层面来看，三个译者都做的比较好，但是，似乎也有一些可以值得商榷的地方。

试看下例。

原文	In the daytime the street was dusty, but at night the dew settled the dust and the old man liked to sit late because he was deaf and now at night it was quiet and he felt the difference.
杨	白天，街上尽是灰尘，可是晚上，露水抹掉了灰尘。老头喜欢坐得很晚，因为他耳朵听不见，夜里静悄悄的，他就觉得不一样。
曹	白天里，街上尽是尘埃，到得晚上，露水压住了尘埃。这个老人喜欢坐到很晚，因为他是个聋子，现在是夜里，十分寂静，他感觉得到跟白天的不同。
王	白天，街上尘土飞扬；入夜后，露珠将尘埃安顿下来。老人喜欢晚归，因为他耳朵不好，而此刻一切都静了下来，他的感受有所不同。

全文多为简短的简单句，那么这个并列长句就值得注意。句子看似长，实则由几个简单小句组成。而且，该结构出现在第一段的叙述而非对话部分，在故事开头，作者想要迅速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因而一连使用了四个并列句，一个“but”，三个“and”，共四个连接词，衔接连贯自如，好像叙述者想要一口气说出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使得文笔显得更加连贯、流畅自然，就像打字机一样，这也许跟作者的记者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总体来看，三个译本基本都传达出了讲故事的连贯、流畅感。但是，也留有一些商讨的余地。

首先，曹和王译本似乎并没有直接表达出第一个“but”的转折之意，反而像是并列的连贯讲述，如若非要说有转折的含义也只能解释为汉语的特性使然。只有杨译本明确保留了“but”的转折含义。

其次，对三个“and”的处理。杨、曹译本似乎都直接省掉其含义，来达成连贯的效果；王译本保留了最后一个“and”的含义，译为“而”。第一、三个“and”似乎省略更连贯，但中间“and”的含义最好保留。王的处理颇为精妙：一个“而”字，用来引出“now”，表示前者是一般描述，后面要转而描述现在的场景，显得连贯，不突兀。

英语的句法形式对于确切、鲜明、生动、完美地表达思想内容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王佐良、丁往道 1987：101）Leech & Short(2001：76 - 78)详细地提出了从句子类型、句子复杂程度、分句的类型、分句的结构特征、名词短语特征、动词短语特征、其他类型的短语特征、词性等九个种类来进行分析,对小说的语法分析层面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因此，文体学的知识能帮助文学翻译识别和减少假象等值。

四、语篇层面的假象等值

除去节奏、不同语言的差异等，语域、小说中人物的年龄、身份、阅历、教育水平等也会体现在人物身份和语言当中，这也需要文本细读和全文追踪，在全文范围内集中探讨持续出现的某些特征。

试看下例：

原文 译本

“You have everything I have.”

“No. I have never had confidence and I am not young.”

“Come on. Stop talking nonsense and lock up.”

杨 曹（） 王

“我有的一切，你都有了。”

“不，我从来就没有信心，而且我并不年青。”

“得啦，别瞎扯了，快锁门。”

“我有什么，你也都有了。”

“不，我从来就没有信心，我也不年轻了。”

“好啦，好啦，别乱弹琴了，把门锁上吧。”

“我有的一切、你都有。”

“你错了。我从未有过自信，也不年轻了。”

“好了，别扯闲话了，我们锁门吧。”

翻译时要注重二者的性格和语言特点。年轻侍者阅历少，过于幼稚和盲目自信、冷漠；年长侍者阅历多，同样感到孤独，因而更理解老人。

以“Come on. Stop talking nonsense and lock up.”为例，急着回家的应该是年轻侍者。此为口语体，他年轻，盲目自信，没有耐心。

曹译本的“别乱弹琴了，把门锁上吧。”中“别乱弹琴”就显得跟人物身份、全文风格不符。像这样正式的话语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和社会阅历的咖啡店年轻侍者口中说出，确实有失妥当。而且，“stop talking nonsense”也属于口语体，自然应该选用适合的汉语口语体。因此，曹译本就存在着假象等值。

相比之下，杨比王译本更为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王的“好了，别扯闲话了，我们锁门吧。”的“我们锁门吧”，添加了“我们”一词，显得似乎有些不妥。年轻侍者本来就急着回家，心情急躁，不想听同伴说话了。一个“我们”似乎拉近了二者的距离，很难表达出年轻侍者急着回家，甚至抱怨年长侍者一直瞎扯的心情。再者，原文并没有明确表示“我们”的词语，也许译者把他当成省略，但是不能忙盲目改动，这些改动也容易造成假象等值。

再看下例：

原文 译本

"I am of those who like to stay at the café," the older waiter said. "With all those who do not want to go to bed. With all those who need a light for the night." 杨 曹 王

"我也是爱在咖啡店呆得很晚的人。"年长的侍者说。"跟那些不想睡觉的人在一块儿。跟那些夜里需要灯光的人在一块儿。"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在餐馆呆得很晚的人,"那个年纪大些的侍者说。"我同情那种不想睡觉的人,同情那种夜里要有亮光的人。"

"我跟那些在咖啡室里夜不归宿者是一类人,"年纪大的侍者说道,"就是所有那些不想睡觉的人,那些需要光亮过夜的人。"

年长侍者和和那些想要寻求光亮的人有着相似之处,因为类似的经历,因而有着类似的行为。而曹译本所说的因为同情他们才想晚上待在咖啡店,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只能是部分,因此有失偏颇。译者要特别注意小说的整体性、一致性,注意体现不同语域的变化,不同人物性格、受教育程度、身份等,保持动态变化,保持鲜活性,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文体价值。

五、结语

从文学文体学角度尝试探究了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的三个中译本:杨仁敬(1980)、曹庸(2004)、王月瑞(2007)译本,发现三译本在词汇、句法、语篇层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假象等值"现象。通过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对比,发现曹译本的问题在某些方面也许最为突出,但杨、王译本也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总体来说,杨译本相对比较好的传达了原文的文体。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是:译者容易对原文做似乎更合理的或似乎更简练等的一切"似乎"的改动。

在文学翻译中,不能因原作与译者的认知与常规发生冲突,就对内容或形式做理所当然、似乎更符合逻辑、更符合事实的更改。因为其可能恰恰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而这需要通过阅读原文进行细致透彻全面的文体分析才能发现。文体学的知识

能够帮助译者更容易地发现以往很难发现或不宜解决的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识别、减少和避免假象等值的产生。

参考文献

- [1] Dan, Shen. Literary Stylistics and Fictional Translation [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 Hemingway, E.A. Clean, Well - Lighted Place [J]. Scribner's Magazine, 1933: 149 - 150.
 - [3] Leech, G. N. & M. Short.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Fictional Prose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1.
 - [4] Leech, G. N. & M. Short.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Fictional Pros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ogress, 2001.
 - [5] 寒川子、彭国兴主编,王月瑞编译,作品选读:一个干净、灯光明亮的地方[A],《值得重温的名著》[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 [6] 海明威著,曹庸译,2004,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A], 陈良廷等译,《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册) [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7] 刘世生.文学文体学:理论与方法 [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2002, (3): 194 - 197.
 - [8] 申丹.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 [J],《中国翻译》2002, (1): 11 - 15.
 - [9] 陶洁.《美国文学选读(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 [10] 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 [11] 杨仁敬.海明威短篇小说三篇[J],《当代外国文学》,1980, (1): 86 - 92.
- 作者信息:郝文荣,女(1990.11—),汉族,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文学翻译、文体学。